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九十一回 巫翠姐看孝經戲談狠語 譚觀察拿匪類曲全生靈

卻說紹聞回到書房，只見興官攤著霖臣所送《孝經》在案上翻閱。父親一到，即送前二冊過來。前無弁言，後無跋語，通是訓蒙俗說，一見能解，把那涵天包地的道理，都淡淡的說個水流花放。及看到二百幾十宗孝子事實，俱是根經據史，不比那坊間論孝的本子，還有些不醇不備。凡一頁字兒，後邊一幅畫兒，畫得春風和氣，藹然如水之繪聲，火之繪熱一般。這父子也住了書聲，手不停披。傍晚回家，點起燭來，同母親王氏、巫氏、冰梅，都看起書上畫的人人來。這個問月個也問，父子就指著像兒，指陳當日情事，個個喜歡。老樊也上樓來，聽的講說，忍不住也歎道：

「真正好，真正難得！」這不是蘇霖臣作的書好，只為天性人所自有，且出以俚言，所以感人之速，入人之深，有似白樂天的詩，廚嫗能解。並可悟古人作書右史必佐以左圖也。

這巫氏還要帶有圖像的兩本到東樓下看。紹聞道：「放下罷，明日再看。」巫氏道：「這比看戲還好。」紹聞道：「怎能比看戲好？」巫氏道：「那戲上《蘆花記》，唱那『母在一子單，母去三子寒』；那《安安送米》這些戲，唱到痛處，滿戲台下都是哭的。不勝這本書兒，叫人看著喜歡。」紹聞道：「你除了看戲，再沒的說。」巫氏道：「我不看《蘆花記》，這與相公，就是不能活的。」紹聞聽得話兒狠了，說道：「你自己聽你說的話。」巫氏道：「從來後娘折割前兒，是最毒的，丈夫再不知道，你沒見黃桂香弔死在母親墳頭上麼？」紹聞道：

「你是他的大娘，誰說你是他的後娘？」巫翠姐道：「大婦折割小妻，也是最毒的，丈夫做不得主，你沒見《苦打小桃》麼？」

冰梅著了急，向王氏笑道：「奶奶，你看俺大叔與大嬸子，單管說耍話，休要耍惱了。」興官也拉住悟果的手說：「勾去讀書罷，明早背不熟，爹要打你這小手兒。」王氏道：「天晚了，你們各人都睡去。老樊與我收拾了牀，也走罷，小心廚房的火。」

於是各嘻嘻分散而去。正是：

乖情已被柔情化，喜氣還從正氣生。

卻說譚紹聞日在書房中父子課誦，心中掛牽著觀風一事，不聽有一點子動靜。

忽一日王象蓋送來菜蔬，還帶了女兒與奶奶做的鞋。王氏道：「小手兒還算巧，紮的花兒老乾淡素，是我這老年人穿的。配的線兒也勻，針腳兒也光。怎的把我的鞋樣子偷的去了？這小妮子，也算有心。」老樊看見，接在手裡道：「哎喲！我明日央這小姐也與我做一對。」冰梅道：「你需與他撕下布，人家娃娃，陪起工夫，賠不起布。」老樊笑道：「只是鞋樣子去不得。」巫氏道：「也不用撕布，也不用送鞋樣，只叫王中在鞋鋪取一對就是。」老樊笑道：「我這幾日穿的踏泥鞋，通是與相公的。」

這王象蓋那裡聽這些閒話，只在堂樓門邊，問大叔與小相公近狀。王氏道：「天天在書房唸書。你打算極好，全虧你攛掇理買下這攢院子。」王象蓋道：「那是奶奶的主見。」即向書房來看少主人。

紹聞認的聲音，即將鑰匙丟出，王象蓋開門進去。紹聞道：

「王中你來的正好。前日道台觀風點名放榜，看來都有關照之意，卻含笑不語。我差你上道台衙門前，打探觀風榜出來不曾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丹徒族大，未必就是長門請大爺那位，由得大人罷了。小的自去瞧榜。」王象蓋依舊鎖門而去。去了一大晌回來，仍舊領得鑰匙開門，進來說：「並不曾放榜。道台觀風當日半夜時，得了撫院大人密委，帶了二十名乾役，陸總爺帶兵三百名，四更天出南門去了，說有緊急密事。」

今日才有信息，說是南邊州縣有了邪教大案在今辦的將次回來，衙役皂快正打算撥人夫去接，說今晚接到尉氏。道台八九天並沒在衙門，那個放榜。」

原來邪教一案，撫院得了密揭，委了守道和中軍參將，速行查拿。二位文武大員到了地方，即同本縣知縣，飛向邪教村邊圍了。村莊本不甚大，三百名官兵，二十名乾役，知縣帶了衙兵捕快共五十名，團圍周匝，圍得風絲不透。

三位官員入村下馬，徑入內宅。乾役官兵各持槍刀護衛。

滿院男女老少，嚇得七孔亂哭。只見五十多歲的一個老頭兒，跪在三位老爺面前說：「小人是家主，任憑大老爺鎖拿。」陸總爺一聲喝道：「捆起來！」十來個兵役一腳蹬倒，用繩捆了。

譚道台道：「陸總爺還得搜一搜，搜出犯法物件，方好指賊殺賊。」

同進了他的正房。見正面奉把神軸，不男不女，袒胸露乳。

面上兩隻鬼眼，深眶突睛。手中拿了一軸手卷，簽兒是「蓮花教主真經」六個金字。頭上罩著一盤雲裡龍，垂鬚伸爪，下邊坐著一朵蓮花。一邊站了一隻白猿，一邊臥了一隻獅形黃毛狗。

譚道台暗道：「可憐這一個奇形怪狀的像，葬送了一家性命。」香爐燭台，卻是兩支木蠟。香筒內有一本黃皮書兒，道台展開一看，即塞在靴筒內。又於門後拔了兩支教主令旗。即速各上馬匹。撥了車輛，七八條鐵繩將人犯鎖住，放在車上。道台吩咐縣令，叫本地鄉保、兩鄰跟著，審訊對質。

陸總爺傳了令箭，命兵丁押護，以防賊黨搶劫，並防本犯自戕。縣令飛差健步皂役，跑向城中，安插圍守牢獄衙兵，撥催飛車，次日起解要犯。果然沿途遞送，進了省城。

譚道台進省隨即上院，將拿獲邪教情形稟明。撫院當晚委牌下來，委在省各員會審。並將該縣密揭內，保長鄰佑首狀情節，隨牌發出。

次日卯刻，司、道以及各官上院回來，就在開封府衙門會齊。這首府二堂，早已安排的齊齊整整大小十副公座。各委員排次，打躬入座。第一位是河南承宣佈政使司布政使陳宏漸，第二位是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江雲，第三位便是這督理河南開歸陳許、驛、鹽、糧道布政司參政譚紹衣，第四位是分巡開歸陳許道按察司僉事鄧材。兩旁金座是開封府知府楊鼎新，河南府知府王襄，衛輝府知府王秉鈞，許州知州於棟。下邊兩座，卻是祥符縣知縣馬如琦，尉氏縣知縣陳略，秉筆寫招。各官身後，俱有家丁伺候。越外有門役二人。幾個招房經承，拈筆伸紙，另立在兩張桌邊兒。一切捕快皂役，俱在宅門以外伺候聽用。

巡捕官率領四個皂役，帶得犯人上堂。這犯人一見這個威嚴氣象，彤形縮如蝟，心撮似鼠，跪在公案下，渾身抖擻個不住。問道：「你實在是什麼名子？」供道：「小人名叫王蓬，表字海峰。」一聲喝道：「掌嘴！」早已過來兩個皂隸，一個扶住頭，一個掐住腮，乒乒乓乓十個皮耳刮子，口角流出血來。

問道：「你多大年紀了？」供道：「小人五十三歲。」問道：

「家中都是什麼人？」供道：「父母俱無，一個老婆，一個小老婆，女兒出嫁，一個兒子，十六歲了。」即叫兩鄰問道：

「這所供人口都真？」兩鄰道：「他的小老婆是跑馬賣解的閨女，時來時往。」上邊笑道：「這是他包攬的土娼了，什麼小老婆呢。」

又問道：「你伏侍是什麼神呢？」供道：「白猿教主。」問道：「這個神有人供奉過？」供道：「這是小人心裡想出來的。」問道：「你怎的憑空有了這個想頭？」供道：「小人是個不大識字的醫生，會看病，會看陽宅。」問道：「這個盡可弄幾個錢養活家口，為甚平白編出一個神像來？」供道：「小人走的地方多了，見鄉里這些百姓，是易得哄的。小人與他看病，何嘗用藥，不過用些炒麵，添些顏色。等他自己挨的好了，他就謝小人。小人與他鎮宅，只說是他家小口不安。這人家父母死了，說是年紀到了；

若是他家小孩子丟了，定要埋怨天爺。

一說是他家宅神不喜，他再沒不信的。說是他的某一座房子該拆，某一道門口該改，他不能另起爐灶，就央鎮宅。小人就叫他買黃紙，稱硃砂，與他畫了些符，現下就得他的重謝、久而久之，就有尋上門來，漸漸的也有遠處人來了。小人想起來，畫個神像，他們來了，拜了神，封個將軍，封個官兒，他們就送銀子來，那人記了一本黃皮書，寫他某將軍某州人佈施銀多少，某布政某縣人佈施銀多少，好哄那後來的人。」

這正與譚道台所搜得那本黃皮書兒字字相投。譚道台忽的發怒道：「一派胡說！你先說你不大識字，如何會寫官名縣名？」供道：「小人寫藥方，看告示，那道兒少些的字，也就會寫了。」道台看了招房道：「這幾句虛供不用寫。」遂發大怒道：「滿口胡說！你的兩鄰你還哄不住，何能哄隔省隔府的人？天下有這理麼？」即向知府道：「看來這個死囚，是因漁色貪財起見，假設妖像，枉造妖言，煽惑鄉愚。已經犯了重律。

即此稟明大人，憑大人裁奪。」遂一面傳祥符縣將重犯收監，一面同知府回稟撫台。

撫台接見，即把妖言惑眾的王蓬，哄騙愚人情節，說個簡而明，質而真。求撫台道：「重犯不可久稽顯戮，到大人衙門過了堂，即宜恭請王命正了典刑。會同按台大人申奏時，並伊所造神像軸子，所制教主令旗呈銷。」撫台道：「還得追究黨羽。」譚道台道：「此犯漁色貪利，或愚迷眾，這眾人尚不在有罪之例。」撫台道：「萬一傳薪復燃呢？」譚道台道：「首犯陷法，那受愚之輩無不慄慄畏法，方且以舊曾一面為懼，毫無可慮。」撫台果允其說，以結此案。

譚道台回署，已經上燭時分。坐在簽押房內，取出靴筒黃本兒，向燭上一燃，細聲歎道：「數十家性命，賴此全矣。」正是：誰為群迷一乞饒，渠魁殲卻案全銷。狀元只為慈心藹，楚北人傳救蟻橋。